

严格的史实依据
丰富的历史细节

全新修订 独家奉献

肆

碧血
黄沙

蓝云舒 / 著

大唐明月

这里有一个最真实的大唐，这里有一幅最活色生香的大唐风情长卷。
这是一个与你的想象全然不同的大唐盛世，只会比你的想象更传奇，更有趣。



上海文艺出版社

言季
藝

大唐明月

蓝云舒／著

● 碧血黄沙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唐明月之碧血黄沙/蓝云舒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21-4699-4

I. ①大… II. ①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4232 号



大唐明月之碧血黄沙

蓝云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329,000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699-5/I · 3662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第一章	久别重逢	胆大妄为	/ 1
第二章	灶神驾到	病魔逞凶	/ 13
第三章	生死一线	别无所求	/ 25
第四章	金风玉露	黯然销魂	/ 47
第五章	光阴如箭	世事难全	/ 63
第六章	旁敲侧击	直来直往	/ 79
第七章	腹背受敌	君子报仇	/ 87
第八章	字如其人	愿者上钩	/ 109
第九章	软硬兼施	投石问路	/ 119
第十章	寿宴玄机	豪门本色	/ 131
第十一章	痛下决心	君子行径	/ 151
第十二章	双喜临门	无路可退	/ 167
第十三章	自告奋勇	军令如山	/ 181
第十四章	大好头颅	奈何做贼	/ 195
第十五章	见风使舵	居心叵测	/ 215
第十六章	风云突变	剑拔弩张	/ 235
第十七章	僵持不下	小惩大诫	/ 251
第十八章	各展手段	自伤臂膀	/ 267
第十九章	军情如火	白衣驰阵	/ 283
第二十章	兵分三路	各出奇谋	/ 293
第二十一章	天理循环	进退两难	/ 311
第二十二章	天罗地网	专为君设	/ 323
第二十三章	穷途末路	快意恩仇	/ 341

第二十四章	士之一怒	心之安处	/ 357
第二十五章	塞外长安	归期在望	/ 367
第二十六章	临别依依	归途漫漫	/ 383
番外：	陌上花开君可归		/ 391

第一章 久别重逢 胆大妄为

白三郎离开了很久，琉璃依然怔怔地坐在榻上，手指下意识地转动着面前的杯盏，却不知那一杯热水早已变得冰凉。

阿燕心里叹息，走下一步：“娘子也不必担忧，白三郎也说了，那些总管们虽是没安好心，但阿郎在军仓数月，深得人心，将士们待阿郎还是极照顾的，阿郎也没吃什么苦头。”

琉璃勉强牵了牵嘴角。他没吃苦头吗？三个月呕心沥血，用手头区区两三万民夫和车马，支撑着十万大军的粮草，支撑着一场他在一年多以前就知道没有胜算的战役，到头来，换来的却是一场血腥的屠城，和一个“调度粮草不力”的罪名，他的心情会怎样？想一想，她都觉得心里像有什么东西一丝丝裂开了般的疼。

她突然有些后悔——当日对着苏南瑾，自己怎么没骂得更恶毒些？

阿燕轻声道：“所谓吉人自有天相，算算日子，皇后多半已是得了信，说不定陛下的旨意都已下了，咱们只要等上几日，自然会有好消息！”

琉璃叹了口气：“我心里有数。”

阿燕看着琉璃的脸色，还想再开解几句，屋外却传来一声：“安家三郎来了！”

琉璃腾地站了起来，快步走了出去。

数月不见，安三郎看去似乎缩了一圈，连平日里高高翘起的胡子都有些耷拉了下来，一见琉璃，却还是露出了笑咪咪的模样：“大娘莫要担忧，九郎一切安好。”

琉璃深深行了一礼：“此次之事，多谢阿兄了。”

安三郎忙摆手：“这是什么话！多亏九郎，咱们这些人才能脱身。我在军仓能做的，也不过是上下多打点些。”

此事的首尾白三郎都已说过，王文帝派到军仓来的校尉原本是想把胡商都扣住的，裴行俭轻描淡写说了句：王总管若想让大军回程路上再无粮草补充，尽管扣人便是。那位校尉思量半日到底还是不敢，这才只扣了他。

原是打算日夜审讯，落实罪名，只是“调度粮草不力”的说法一传开，管着军仓的李郎将立时便翻了脸——裴行俭在军仓并未任职，不过是协助李郎将行事，若容这些人定下“调度粮草不力”的罪名，他又焉能脱身？军仓士卒趁机一番鼓噪，王文度的亲兵到底不敢犯众怒，加上安三郎又上下打点得周到，事情便拖了下来。

两人在堂屋落座，安三郎便道：“适才我听阿康说了几句，那米大郎之事好生蹊跷。我在军仓中也曾听闻，九郎放走了甚么恒笃探子，听如今的说法，难不成此事竟是因米大郎而起？只是米大郎都下葬好些日子了，他们为何还不肯揭过？”

琉璃点了点头，把屠城前后之事说了一遍：“他们把米大郎诬为恒笃探子，又抓了守约，为的便是逼义父低头，甚至先发制人，给他安上罪名！”

安三郎纵然多少已听到些风声，此时也吃了一惊：“王总管他们竟如此歹毒？难怪……若是如此，九郎岂不危矣？”

琉璃轻轻摇头：“阿兄放心，如今咱们的人已把实情禀告到长安。王总管他们利欲熏心，还企图欺瞒圣人，陛下定然不会容忍此等行径。”

安三郎这才松了口气，想了想又紧张起来：“魏都护可知晓此事？王总管既然把九郎送回西州，多半是想借刀杀人！”

琉璃笑道：“魏都护与世子都不糊涂，岂肯去做他人手中之刀？”

安三郎点了点头，犹豫了半晌还是道：“只是九郎到了西州之后，魏都护若是怕得罪了那些将军……就算圣旨不日便到，这段日子又该如何是好？”

琉璃一怔，心不由揪了起来，魏家既然不肯公然出面上书，大概也不会公然维护裴行俭，旁的不说，王文度若是下令让苏南瑾来“协助”审问他……她念头急转之间，已拿定了主意：“魏都护的性子虽是怕事，多半也不愿真的为难了守约。”

“咱们，只要给他寻一个理由便好！”

忙碌之中，时光易逝，转眼便到了第二日午后，琉璃早早等在了城门下面。那队盔甲鲜明的军士刚刚过了南面河谷上的石桥，她一眼便看见了队伍中的裴行俭。

他身上穿的是她一个多月前亲手做的那件松绿色夹袍，远远看去，身姿依旧有份鹤立鸡群的挺拔，夹杂在十几名褐色衣袍的军士之中，倒仿佛是他率兵归城一般。

待得裴行俭与骑兵们一道在河岸下马往西州城门而来，琉璃这才看清，他明显消瘦了许多，脸上的轮廓比以前鲜明，神情更是有些陌生，那种掩盖掉所有情绪的沉静，深得令人心惊。琉璃的眼中一时再也看不见别的东西，只知道他的头发被风吹得有点乱，他的眉宇间有一丝倦色，他的……心口有种酸热的东西胀得太满，直往眼里涌了上来。

裴行俭显然也看见了立在差役和西州百姓之中的琉璃，脚步微微一顿，随即脸上便露出了笑容，温暖明亮，一如往昔。

这个笑容似乎有种奇异的感染力，琉璃听见身边的西州人猛地爆发出一阵欢呼，性急些的人便涌了上去，她的眼前人影晃动，顿时挡住了那个挺拔的身影。

“裴长史！”

“裴长史你终于回来了！”

七嘴八舌的问好声一时响彻山谷，夹杂着几声紧张的低喝，“退下！”“都退下！”

琉璃却只听得见那个熟悉的声音：“多谢各位父老，请稍安片刻！”他的声音依然清朗，带着分令人安心的温厚沉着。琉璃低下了头，紧紧咬住嘴唇，忍住了眼中的酸涩。

人群突然静了下来，随即往两边一分，琉璃的视野里出现了一双眼熟的六合靴。她猛地抬起头，只见裴行俭从人群中一步步向她走来，每一步走得都不快，却带着一种任谁都无法阻挡的坚定。在离她不到半步的地

方，他才停住了脚步，微笑着低声道：“你放心，我不会有事。”

琉璃眼里的雾气还没有散，嘴角已慢慢地扬了起来：“你自然不会有事！”她走上一步，伸手包上裴行俭已握成了拳头的手：“走，咱们回家！”

裴行俭明显地怔了一下，还未开口，身后上百名西州人已哄笑着围了上来，拥簇着两人往西州的城门走去。

他们的身后，那位校尉早已看得呆了。适才裴行俭突然出手拨开他走向人群时，他才蓦然意识到，这个沉默的文官，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般儒雅无害，而眼前那些狂热的西州人，让他一时竟没敢上去阻拦，但若让裴行俭就这么凯旋般地回了西州城……他不由皱起了眉头，厉声喝道：“站住！”

在一片欢天喜地的喧闹声中，这个刺耳的声音几乎被完全淹没了，只有几个落在后面的西州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有人冷笑了一声：“不站住又如何，你们还能屠了西州城？你们这些杀人掠货的贼子，还是滚回去听候圣人发落吧！”

校尉心头剧震，手按刀柄正要上前，身旁已响起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这位校尉，一路辛苦了。”

校尉忙转头去看，一个穿着绯色襦袍的年轻男子不知何时已走到了自己身边。他怔了一下，从服色上认出了来人的身份：“魏世子？”

魏崇裕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王总管的信家父已收到，只是如今事情起了变化，请恕家父不能从命。”

校尉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世子此言何意？”

魏崇裕有气无力地往后挥了挥手，一名差役上前两步，将一封信双手递到了校尉手里。“回去请王总管看上一眼，他自会明白家父的苦衷，”他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着已到了城门附近的那两个身影，幽幽叹了口气，“谁教裴守约，居然有那样一位夫人！”

看着那十几号人转眼间已骑马远去，背影里却全无来时的那般盛气，魏崇裕摇了摇头，不紧不慢地带着几名差役长随拾级而上。进了城门，刚

刚过了瓮城，便听到有嘹亮欢快的歌声远远传来，整个西州城似乎都笼罩在一种年节般的狂欢之中。他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个略带嘲讽的微笑。当转入城中主道，看到迎面而来的那个身影时，他嘴角的这丝嘲讽立时更深了两分。

苏南瑾却没有留意这许多，一见麴崇裕，便加快脚步走了过来，语气几乎有些气急败坏：“究竟出了何事？我怎么听说西州人拥着那裴行俭回了他的宅子，还一路载歌载舞，真真是岂有此理！你怎么也不过问一声？王总管不是吩咐过，裴行俭一到西州便要将他下狱严审么？”

麴崇裕垂下眼帘，意兴阑珊地摇了摇头：“你当我不想过问？你当我愿意放过他？没奈何，此事如今却已是做不得了！”

苏南瑾两只眼珠子几乎都鼓了出来：“什么叫做不得？”他怀疑地打量了麴崇裕好几眼：“莫不是今日那库狄氏求见都护时，说了什么话，你们改了主意？”

麴崇裕淡淡地瞟了他一眼：“此事一言难尽，总而言之，如今的裴守约动不得，审不得，不但我动不得，家父也动不得，不然便会引火烧身。子玉若实在想弄个明白，不妨随我来！”

苏南瑾满肚子疑云怒火，却也只能跟在麴崇裕的身后，一路进了都护府，却是直接到了正厅。差役的通报之声刚一落下，门帘里里便响起了麴智湛的声音：“快请苏公子进来！”

苏南瑾忙挑帘走了进去，只见麴智湛已站了起来，平日总是笑容可掬的圆脸上竟是一片愁苦之色，面前的案几上不知为何铺着一条足有两丈多长的白色布帛，一头已拖到了地上，上面依稀画满了暗红色的花纹。

苏南瑾心里疑云更甚，走上一步行了一礼，还未开口，麴智湛已是一迭声道：“苏公子来得正好，我虽已给王总管写了信，这物件还是你来亲眼看上一眼，到了军营也好详细禀报给总管。”

这物件？苏南瑾的目光顺着麴智湛的手指落到了他面前的长条白布

上,近前定睛一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哪里是一条有着暗红色花纹的寻常白布,分明就是一大篇血书!最右面是几行略显凌乱的娟秀楷书:

“先贤有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德不厚而思国之安,其可乎?故此,以侯君集之功高,先帝犹束之以刑网。今葱山道总管程知节、王文度,并蒙拔擢,受将帅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报陛下之恩。贪残淫纵,因一己之私欲,屠投唐之城池,杀人数千,掠货无计。令域外之民,含千古之恨;清廉之士,蒙不白之冤;而欲蒙蔽圣听,其心尤为可诛,恳请陛下以雷电之天威,绳凶徒于刑典,令西疆万民,感皇恩浩荡!”

后面则是无数大小不等、字迹各异的签名和暗红色的指印,将两丈多长的布帛挤得密密麻麻,只怕足有上千。

苏南瑾越读越是惊心,猛地抬头看着麴智湛:“这是……”

麴智湛几乎是用整个身子叹出了一口气来:“苏公子也看见了,这便是万民书,用千人之血写成的万民书!库狄氏今日早间将它送到了此处,声言我等若是将裴守约下狱,她便要带着西州的胡商僧侣一路举着血书去长安陈情!”

又是这个可恶至极的妇人!苏南瑾一握拳头,咬着牙冷哼了一声:“麴都护,她竟敢如此胆大妄为,公然污蔑朝廷命官,煽动无知愚民,都护为何不先拿了她入狱?难不成咱们还要受她的胁迫?”

麴智湛神色更是愁苦:“苏公子,你不妨去军营之中将此事禀告王总管,王总管若要拿了那库狄氏,尽管遣人来拿便是,我都护府绝不阻拦!只是若让麴某拿她,请恕麴某不敢从命。如今这万民书一出,此事已是满城皆知,若是拿了她,无论如何也瞒不过……”他伸出手指往上指了指,又比了个“五”字,摇着头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苏南瑾略一思量,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正是,他怎么忘了库狄氏背

后还有那一位？若是让那一位知道了此事……

麴崇裕冷冷的声音在他身边响了起来：“子玉，你大约久离长安，还不知这库狄氏的厉害。那临海大长公主何等身份，因得罪了她，如今竟是落得生不如死！此妇心机过人，她既然敢写下这份血书，自是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除非西州一夜之间也变作怛笃，否则但凡动了她一根头发，此事也决计瞒不过长安。论起来，大唐从不因贪财劫掠处死过将军，但若是欺君罔上，那只有抄家灭门的下场。程将军有国公之尊，家有公主下嫁，王总管赫赫军功，能蒙圣人垂青，他们或敢赌上一赌，我麴氏不过是化外之臣，又怎敢冒此风险？也只有请总管和将军们体谅一二了。”

苏南瑾一时哑然无语，库狄氏的厉害，他怎会不知？眼前的麴家父子与屠城之事半分干系也无，自不会担得罪皇后的这种风险，让他们痛打落水狗容易，若是让他们对上这样一头母老虎……想了半日，他只能冷笑道：“如此说来，麴都护打定主意是要袖手旁观，任由他们夫妻逍遥自在？”

麴智湛诚恳无比地看着苏南瑾：“公子莫怪，麴某原是胆小，如今别无所求，只愿这万民书能留在这都护府中，而不是长安的御书房里！不然咱们这屋里的人，谁能讨着好？”

看着苏南瑾腮后的筋肉都高高地鼓了出来，他又指了指长卷后面的几个签名，苦笑道：“因参军的吩咐，这些日子都护府一直不曾给安家发放去长安的过所，可如今参军请看看这万民书上的签名，哪家胡商没留名字，便是僧侣们也有落名的。这半个月来，西州门禁再严，往东去的行商与僧人总有一些，谁知他们是否也携带了这样一份血书？若是有人半个月前离城，日夜快马奔驰，此刻只怕离长安已是不远！说不定……”他又叹了一口气，蓦地收口不言。

苏南瑾却是呆住了，他的确不曾料到库狄氏会有这样的人脉与胆略，若真是如此，事情岂不是已然无法挽回？

麴崇裕走近了一步，拍了拍他的肩膀，声音幽冷：“子玉，我劝你还是莫

要轻举妄动，不如回营请示过王总管再做打算。再者，便是王总管有什么吩咐，你也要与令尊多商议商议才好。”

苏南瑾茫然地看了魏崇裕一眼，随即便清醒了过来，魏氏父子不愿做王总管手中的刀，自己父子难道……想到此处，他再也沉不住气，忙行了一礼：“多谢都护，多谢玉郎，苏某这便回营去禀告总管！”不等魏崇裕相送，竟是转身一阵风般卷了出去。

厅堂里，魏氏父子相视而笑。魏智湛用食指敲了敲案几上铺着的血书，神情颇有几分玩味：“这库狄氏胆子太大！不过倒是省了我等一番气力。否则这苏南瑾真要拿着王文度的令箭公报私仇，你我且有一场头疼。只是，玉郎，依你看，这库狄氏会不会真的派出人手带走了另一份血书？”

魏崇裕脸上的笑容慢慢收了起来：“儿子不知她是否送出了另一份血书，只知裴守约家的那位车夫，已有足足半个月不曾在西州露面，这妇人，这妇人真真是……”他徒劳地想了片刻，却发现自己竟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字眼。

曲水坊裴宅外的歌舞之声，足足飘荡了一个多时辰。从各处宅院中，葡萄美酒、香酥油糕与各色干果都流水般传了出来，把踏歌的气氛烘托得愈发热烈。眼见日头西斜，众人才笑嘻嘻地慢慢散了。

琉璃长长地出了口气，揉了揉笑得发酸的脸，又吩咐了阿燕和小檀几句，安抚了跳得有些兴奋过头的云伊，这才转身向后院走去。

裴行俭一回家中便被大伙儿恳求着“洗去晦气，好好歇息”，她这做主妇的却不能躲懒——对这些性如火的西州人，她也确实满心感激。昨日她曾以为让他们在这样一份指名道姓弹劾大唐将军的文书上签名会有些难度，没想到他们竟比自己还激动，不少人当场便割破手指写下了名字……

穿过院门，走向上房，琉璃的步子不知不觉慢了下来，适才一路回来，裴行俭虽然笑微微地紧握着她的手，可眼神里却分明有些……她看着门帘

上的梅枝，怔怔地停住了脚步，以他的性子，只怕不会乐意看到自己用这种手段吧？

粉白的梅枝突然被卷了起来，裴行俭的身影出现在门口。他已换上了一件半旧的玉色夹袍，微湿的乌黑头发披散在肩头，脸色明显比刚才好了许多，神色却依然沉凝。琉璃盯着那明显已太过宽松的夹袍的腰身，脱口道：“你晚膳想吃什么？”

裴行俭怔了一下，叹了口气：“快进来，外面冷。”他握住琉璃的手，将她轻轻往屋里一带，门帘还未落下，便将她紧紧搂在了怀里。

他的怀抱是如此温暖熟悉，琉璃的身子不由一颤，也伸手抱住了裴行俭，却立刻感觉出，他消瘦得比看上去还要厉害。似乎有什么东西瞬间从心头决堤而出，她的眼泪无声地滚落了下来。

裴行俭低头温柔地吻住了她的眼睛，声音里带着掩饰不住的痛楚：“琉璃，傻琉璃。”

琉璃往后仰了仰头，伸出手臂缠住了他的脖子，几乎是用用力地吻上了他的双唇。裴行俭怔了怔，随即手臂猛地收紧，一手扣住琉璃的头，深深回吻下来。一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在这一瞬间化作了燎原的野火，烧尽了所有的理智和疑问……

直到天色彻底黑下来，琉璃才在床上用了晚膳。裴行俭不许她下床，出去用食盒端了两份汤饼进来，自己三下五除二地吃了下去，又看着琉璃吃下了大半碗，半叹半笑道：“你以后每日都要多吃一些，适才抱着你都有些硌手了。”

琉璃抬眼看了看他：“是谁要改衣裳了？”

裴行俭低声笑了起来，端了杯热水送到琉璃嘴边：“吃了家中的汤饼，才知道军仓的厨子手艺有多骇人，真真是节约军粮的好法子。”

琉璃笑着推他：“尽会胡说！”

两人又说了几句闲话，裴行俭坐在了琉璃的身边，将她的手包在了掌

心中，低头凝视着她食指上的割痕，沉默了许久才道：“琉璃，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只是，以后再不许做这样的傻事！”

琉璃的眼皮顿时有些发涩，这一路上有那么多七嘴八舌的声音，什么血书，什么屠城都说了个遍，还有什么能瞒得住他的？可是，如果真的……她轻声笑了笑：“我也没那般傻的，这手上的不过是做个样子，其实……是杀了只鸡。”

裴行俭有些哭笑不得，随即还是轻轻摇头：“无论如何，你这样做，总归是把自己陷入了危险之地。我回西州，最多便是在都护府里被扣上几日，麴都护和麴世子都不会难为我，你又何必冒这样的风险？再者，此事宣扬出去，于唐军的名声终究有碍，若是圣人略有些处置不妥，更会寒了西州民心。为了我一人，哪里值得如此？琉璃，你能不能应了我，以后不要这般贸然行事？”

果然来了！琉璃在心里叹了口气，抬起眼睛直视着他：“我不曾贸然行事，我也不能应你！”

看着裴行俭完全怔住了的神情，她垂下眼帘，声音低了下来：“守约，我不是你，没什么胸怀抱负，于我而言，什么名声家国圣人，都及不上你的安危要紧，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看着你受苦，若真有下一回，我一定还会这样做！”

裴行俭怔怔地看着她，半晌才叹了口气，伸手把她揽在了怀中：“琉璃，琉璃……”喃喃的声音里，充满了无可奈何。

